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官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 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六 起闕逢困敦二月盡四月不蒲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興元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

恤其家 段秀實死節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謚神至翻 時賈隱林已卒

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 卒子恤翻射寅謝翻 李

瀋州刺史劉昌
改寧陵守將高彦
昭下文劉昌亦改
彦昭滑州上
補希烈二字

白馬山在潯縣石柱
在其東南
吳之石柱宜在今
名府長垣界

希烈王栖曜下補
柏良器二字
希曜下補良器
二字

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

三千人守之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濮博木翻滑州刺

史李澄密遣使請降李澄降賊見上卷上年上許以

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

六百人戍白馬汴皮變翻白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

柱使其眾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令力丁

妙翻下同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

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

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

城滉呼廣翻將即亮翻將兵之將音同上考異曰
新書柏良器傳曰良器為武衛中郎將以兵隸浙

西希烈圍寧陵

新書 柏良器傳曰良器為武衛中

西希烈圍寧陵，遣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

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河渠夜入。及旦，伏弩發

乘城者，皆死。疑韓滉遣，栖曜及良器同救寧陵。舊栖

曜傳曰：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與此共是一事。今參

取明日從城上射希烈，亦翻。及其坐幄，坐才希烈驚

之。明日從城上射希烈，亦翻。及其坐幄，坐才希烈驚

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朱泚自奉天敗歸，事

上卷建中四年泚。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

且禮翻，又音此。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

東渭橋。劉德信屯東渭橋，事始見二百。不受晟節制

東渭橋。劉德信屯東渭橋，事始見二百。不受晟節制

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滄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

斬之。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滄澗，侯古翻。剽，匹妙翻。滄澗

既加李晟神策行營節度，劉德信可得而不受。因以

節制乎？况又有敗軍及剽掠之罪，斬之宜矣。因以

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勞力到翻。無敢動者，遂并

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勞力到翻。無敢動者，遂并

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勞力到翻。無敢動者，遂并

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勞力到翻。無敢動者，遂并

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勞力到翻。無敢動者，遂并

將之軍勢益振

將即亮翻 又音如字

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

等

事見上卷上 年朝直遙翻

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

一面

惡烏路 翻下同

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

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

壘魯水翻

泚衆大至

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

宮苑謂宮城及苑城也

或曠日持

又未易攻取

易以鼓翻

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

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

扶飯

晚翻

豈可遽戰邪

邪音耶

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

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

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

通謀下者本有事
迹頗露四字

歲曰不下下補十三字
特神以乘軍以甚例
給賜厚於諸軍

咸陽累月逗留不進

逗音豆 堅壁自守

考異曰實錄云懷光以十一月癸巳

以十一月癸巳 辭奉天圍 李晟以二月戊申徙東渭橋其間總七十六日實錄所言謂懷光奔河中以前

耳今但云累月

上屢遣中使趣之

使疏吏翻趣讀曰促

辭以士卒疲弊

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

將即亮翻數懷所甫翻下同

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

請移軍東渭橋

泚且禮翻又音此晟成正翻李懷光既有異謀李晟與之連營於咸陽有

不能一息安者其奏請移軍當也然必歸東渭橋者晟之本規也蓋朱泚擁涇卒而據長安其敗也必當

西奔晟以師自東逼之所以開其走路耳兵法圍城為之闕此其近之

上猶冀懷光革

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

下尸嫁翻

懷光欲緩戰期且激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

進戰上以財用方窘窘巨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

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缺古亢翻乃遣

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

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沮在呂翻乃曰將

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將即亮翻贄未有言

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

而已數所角翻帥所類翻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

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李晟之答懷光氣和

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見上卷本年正月吐蕃相

尚結贊相息亮翻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

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
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
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
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
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
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謫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
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緡眉巾翻騎奇寄翻謫古冗翻竟不
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
稽誅保聚宮苑上時掌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泚且禮翻又音此朱泚自據長安居白華
毀重兵多在苑中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
故言保聚宮苑

之師乘制勝之氣謂醴泉之勝也鼓行及翦易若摧枯街翻

易以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街翻

輒沮其謀諸帥謂李晟楊惠元等帥所類翻沮在呂翻 據茲事情殊不可

解解戶買翻曉也 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

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

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

易處之易弋鼓翻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街命宣

慰晟成正翻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

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要者須其用藉者借其力當時諸鎮

有要藉官所以名官之意亦如此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

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從千回容翻

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

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言上已許李晟去咸陽則其移

軍於事體無妨也要約再三要一遙翻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

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敕下李晟依其

所奏也下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事由猶言事因也

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

東渭橋在京城東故云然晟成正翻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

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

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

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結陳而行以防李懷光追掩陳讀曰

陣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

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

師徒鄜音膚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當管猶言見管也足以獨制兇寇逗

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

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比毘至無

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李晟李

惠元之軍及李懷光之論勢力則懸絕高卑言懷光

軍為四軍帥所類翻據職名則不相統屬言懷光晟建徽

疆懷光之官最高相去懸絕軍節度使各總一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

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

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齟壯所翻齟偶許翻

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處昌呂翻彊者惡積而後

亡弱者勢危而先覆陸贄言李懷光李建徽揚覆亡

之禍翹足可期人立而翹一足則不能久翹舊寇未

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疚病太上消慝於

未萌太上猶言極上也慝惡也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

禍難垂成難乃旦翻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

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

晟成正翻噬時制翻啗也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

急唯在此時拯救也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

言晟兵素少少詩紹翻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掎

角泚且禮翻掎居蟻翻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

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

之心左傳趙宣子之言先悉薦翻疾雷不及掩耳者也淮南子解

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

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

悵丑亮翻怨也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謂自咸陽東就李晟也恐因此

生辭生辭猶今人言生言語也轉難調息調息猶今人言調停也且更俟旬

時旬時猶言旬日也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

文在傳
長略訓

洋今洋勝
利今廣之縣
劍今劍門
入蜀之要也

龍節度使欲使之討朱滔也使疏吏翻。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

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此指漢蜀郡漢中郡二郡大界而言

請以裨將趙光鈇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三州皆當入蜀之道

之要裨賓彌翻將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將音同上又音如字

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

進討趣讀日促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遊雲夢事

見十一卷漢高祖六年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

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間古竟翻甲子加懷光太尉增

實食賜鐵券實食食實封也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

旨使疏吏翻下同考異曰邠志曰十六日詔加懷光太尉按實錄甲子二十三日邠志誤幸奉天錄

舊傳李弁作李昇今從奉天錄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

懷光邪唐之臣子率稱君父為聖人邪音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

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悖蒲沒翻又蒲沒翻朔方左

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呼火故翻太尉視賊不許

擊待天使不敬使疏吏翻朝廷所遣謂之天使蓋謂君天也君之所遣猶天之所遣也

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

何益哉言懷光反是自取族滅它人平其亂以為功而得富貴是富貴它人也我今日

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

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有水曰池無水

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幾居豈翻張名振曰乃

者言不反

乃者猶言昨者也

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

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

泚且禮翻又音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邠

甲旻翻懷光所統朔方軍本屯邠州

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

拉殺之

拉落合翻

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

光養以為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郃成

義詣行在告之

泚且禮翻又音此演以淺翻郃古到翻史炤曰郃姓也出自周文王子封

郃國國在濟陰晉有尚書高昌郃父

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

懷光子

瓘統他綜翻俗音從上聲瓘七罪翻

瓘密白其父懷光召演

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

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

以舊確改雅新
若傳俱作雅

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

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也苟免賊名而死死

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鬻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

以刀斷其喉而去鬻力充翻令力丁翻斷音短考

者懼焉名振呼於軍門又曰二月二十一日懷光拔

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懷光列咸陽城名振曰

昨日言不反今悉軍此來何也又曰懷光既殺名振

召演芬責之按名振云昨日言不反今何此來則是

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即移軍咸陽若至咸陽已十三

日因列城而名振言之何得云昨日又何得云悉軍
此來又名振與演芬同日死按舊傳云却成義至奉
天乃反其言告懷光子璿璿密告其父懷光若三月
三日則車駕已幸梁洋不在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
灼如此豈能尚欺人云不反邪今從幸奉天錄悉因
投鐵券
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
還從宣翻
於是

梁州今漢中府

曰鹽亭今潼川府監亭縣

舊書以來從舊傳言改以東

行在始嚴門禁

嚴門關出入之禁以防不虞

從臣皆密裝以待

史

曰密具裝束所以備行從才用翻

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

猶以為薄

德宗當患難之時進人若將加諸膝當事定之後退人若將隊諸淵晟成正翻使疏

吏

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

梁州古

山南節

度使鹽亭嚴震聞之

鹽亭漢廣漢縣地梁置鹽亭縣唐屬梓州以產鹽名縣

遣

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

以來迎衛

至盩厔以來者言若迎衛之兵至盩厔而乘輿未至則當公道漸進來前以迎乘輿

不指定一處也盩厔音舟室將即亮翻誠將音同上又音如字

用誠為懷光所誘陰

與之通謀

誘音西

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

表上語之故

勛許云翻語牛倨翻

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

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

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

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

迎之漢中取鳳翔之路南谷曰勛與之俱入驛時天

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然與燃同軍士皆往附火勛

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

起走從千容翻錯愕猝然驚也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

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

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

兵矣仆方遇翻頓也擐戶慣翻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

中一朝奔之與張思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

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讐服令力丁

涉翻失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

將即亮翻勛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愆期過李懷

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揚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

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

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泚

禮翻又音此韓遊瓌初事郭子儀李懷光東掌兵在

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

趣之懷光又以書趣遊瓌蓋又奏之也若據考

異則後書為渾瑊所獲通鑑疑而不取趣讀曰

章接張所以下五
臣以皆為懷光
守諸鎮者故曰
守將觀下可見
張昕拒釋於懷光
景璿為懷光所
呂鳴岳開門迎
光寧親將獨圍
圍府囑唐朝
巨物皆及德宗
國中因律節
度使為德宗用
年

促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

敢恃眾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審景璿邠卑旻又

似宣翻斤翻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

臣渭北有竇覲潼音同朝直皆守將也言此諸將各

陛下各以其地及其眾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

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罷懷光兵權則諸路兵

於懷光而各命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權

若朱泚何言罷懷光恐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

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

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將即亮翻足以誅泚

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及音如字

况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

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

燒乾陵考異曰邠志作達奚小俊今從實錄令昇鸞為內應以驚脅

乘輿令力丁翻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

幸梁州志二十十六日懷光又使持書趣遊環渾瑊公獲

而奏之且使其卒物色我軍遊環不知不得以聞又

怒瑊之虞已也慢罵于途上疑其變即日幸梁州今

從實錄奉天記曰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渭

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潛然

流涕渾瑊對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
濟河按新傳李惟簡追及上於盩厔西然後渾瑊繼
至則上至渭陽時上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
瑊猶未來今不取
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朝直

將即亮翻從才用翻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

守朱泚之稱帝也朱泚稱帝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泚且禮翻又音此兵部

侍郎劉迺卧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

說式乃再往知不可誘脅誘音乃歎曰鎮亦忝列曹

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蔣鎮仕唐為工部侍郎故云亦忝列曹為泚所得不能死而受

泚官自愧不能捨生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汚漫賢者乎復扶又翻臊蘇

遭翻汚烏故翻歔歔而返歔音虛歔音迺聞帝幸山

南搏膺大呼呼火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梁州在長安南

山之南劉迺以乘輿播遷浸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

盪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聞

蓋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前髮為僧圍於仙遊寺法界

之召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

出仕泚矣劉廼以乘輿不能復還而自絕義不臣賊也喬琳等以乘輿不能復還出仕於泚苟

性命而貪祿利也唐於此時亦云始矣少始照翻蓋屋音舟室尚辰羊翻懷光遣其將孟

保孟廷寶今從寶錄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

邀車駕達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遇諸軍糧料使張增

於蓋屋使疏吏翻三將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

之不過不使我將耳過古禾翻又古卧翻將即亮因

目增曰目增示之以意欲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

眾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眾而東縱

之剽掠給蕩亥翻貯丁呂翻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

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

其將孟保等以數百騎來襲為後軍將侯仲莊所拒而退遂焚店驛而去舊嚴震傳曰賴山南兵擊之而

退輿駕無警急懷光皆黜之河東將王權馬彙引

兵歸太原將即亮翻彙于貴翻權彙入援見上卷上

馬遂怠於勤王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河中同絳及

命晟成正翻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

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

計城隍即為東渭橋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

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先悉薦翻度徒是時懷光朱

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

二疆寇之間

此且禮翻又音此處昌呂翻

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

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

書遺懷光辭禮卑遜

遺唯季翻

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

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恧未忍擊之

恧女六翻

晟曰畿內

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歛

歛力贍翻

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

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

芻粟不旬日皆充羨

羨弋線翻

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

李懷光自河北千里赴難不可謂不勇於勤王以其兵力固可以指期收復君臣猜嫌反忠為逆張各振所謂

自取族滅富貴它人有味乎其言也後之觀史者觀懷光之勤王始末與張各振所以諫懷光之言與夫

史家歸功李晟之言則凡居功名之際者可不戒哉

田悅用兵數敗事並見前數所

角翻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

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眾為

陳逆順禍福為于偽翻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

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

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巢父宴飲緒對弟姪

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

我僕射謂田悅也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

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

內夾道帥讀日率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粵判官許

士則都虞侯蔣濟議事府署深窾外不知有變士則

齊先至召入亂所殺之者心既用至士力以

士則都虞侯將濟議事府署深遠外不矢有變士則

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出中門也

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排牙者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立於庭下俟節度使

升聽事以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寧謀反昨夜次參謁也

刺殺僕射呼火故翻下同刺七亦翻衆大驚誼譁忠信未及自辯

衆分裂殺之扈寧來及戟門遇亂節鎮外門列戟故謂之戟門招

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田緒所登

者魏州牙城也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

恩先相公謂田承嗣也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

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

將士回首殺扈寧皆歸緒軍府乃安因請命於孔巢

通鑑二百三十一 興元元年

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

田悅

者緒之從兄雖悔怒怒其殺兄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

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

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

假手於緒也即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執憲大夫猶天朝御

史大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人攻魏州寔

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說緒

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急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

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

已定謂魏州城內也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

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

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

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背蒲妹翻其民何罪今

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跂去智翻舉踵而立也况昭義恒

冀方相與攻之昭義李抱真恒冀王武俊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

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

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旋踵轉足也緒從之遣使

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謂自奉天幸山上之發奉天也

南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

邠志曰韓遊瓌使其子欽緒邠州刺史從懷光知之以戴休顏代領其職仍假遊瓌將使其黨張昕害

之遊環既失兵柄未知所從說客劉南金曰竊觀人心莫不戀主邠有留甲可以圖變公得之邠始天假也乃使麾下將范希朝趙懷誘其軍歸邠士皆從之休顏率麾下卒據城門士不得盡出其從遊環至邠者八百餘人按舊遊環傳無受懷光邠州刺史事休顏傳云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且上幸山南命休顏留守奉天遊環先發懷光陰謀二人豈更受懷光節度蓋當時出幸蒼卒遊環邠從不及或以與渾瑊有隙不敢南行故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惡烏路翻帥麾下歸邠州耳

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眾眾不應竊相謂

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

能從也懷光知眾不可強強其兩翻問計於賓佐節度巡

官良鄉李景略曰良鄉漢縣屬涿郡唐屬幽州取長安殺朱泚散

軍四處者首單請首行在口七五下六下六

官良鄉李景略曰民唐屬幽州取長安移朱泚

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

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

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眾曰說式

今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

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

聽爾俘掠眾許之東方諸縣謂涇陽以東諸縣也

旬日之後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移軍涇陽與朱泚

約同戒晟軍舊懷光傳曰懷光劫李建徽等軍移於

好時又曰居二旬乃驅兵掠涇陽富平自同州往河

中朱泚傳曰懷光為泚所賣慙怒憤恥移於好時按
實錄三月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幸奉天
錄曰三月懷光按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
老小步騎百餘萬皆不云移軍好懷光乃謂景略曰
時及涇陽今從邠志及幸奉天錄

系不字與否
古通用

鄉者之議軍眾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

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陷於不義朔方軍平安史

拒回紇吐蕃功高天下備盡忠力懷光遣使詣邠州令

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

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

說昕曰說式李太尉功高自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

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從才昕曰昕微賤賴

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

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

南高固曰昕以眾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為渾瑊書召

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計爲渾瑊書召

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

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昕許斤

亮翻瓌古回翻考異曰邠志曰三月二十二日張

昕戒劉禮等衷甲而入昕小史李岌密報遊瓌遊瓌

伏甲先起高固等帥衆應之遂斬昕于府中遊瓌既

據邠府遣李旻懷光乃走蒲州按實錄甲申懷光自

咸陽燒營走歸河中然則遊瓌殺殺遣楊懷賓奉表以

昕必在其前今因懷光走見之

聞且遣人告岳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

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邠甲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

何以自明言遣旻則上疑遊瓌與遊瓌曰殺旻則懷

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

在懷光軍中爲右廂兵馬使朝直遙翻晟成聞之泣

正翻使疏吏翻

昭應今臨潼西即東渭橋也

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言其父殺張昕以邠城反正也子當誅夷不

可典兵懷光囚之為後赦朝晟張本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

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

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疆未泚畏之與懷光書

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求為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

輿南幸泚且禮翻又音此乘繩證翻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

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

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

縣雞犬無遺考異曰舊高郢傳曰懷光將歸河中郢言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不聽按

德宗因懷光迫逐遂幸梁州借使懷光欲迎駕德宗豈肯來乎今不取及富平懷光行及富平

德宗因懷光追討... 光欲... 德宗... 追討... 今不取... 及... 留...

也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將士在道

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

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若呂鳴岳焚蒲津橋

必潰散於河西不得至河中矣將即亮翻少詩沼翻河中尹李齊運弃城走懷

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備唐兵討之也刺史李紆懼

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

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裴遵慶

宗朝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覲

帥獵團七百圍之團結獵戶為兵謂嶠請降詔以覲

為渭北行軍司馬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

坊州今中鄜縣

圖字... 為... 之... 誤... 篆圖字不詳

丹延節度使郾音夫

庚寅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

蜀州唐安郡上長女也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

散試官授之散官即文散階武散階也試官事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元年訪於

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恒戶登翻起

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

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畧曰自

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

雜沓於胥徒周禮六官之屬大夫士之下有府史胥徒鄭氏注曰胥徒民之給徭役者若今

衛士矣胥讀如諧謂其有才智金紫普施於輿阜左

為什長胥私呂翻又思餘翻當芊無字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史記釋文詁誤
不經之稱(釋誤)
妄為大言曰誕欺
語曰誕皆虛也
不妄之謂非不經也

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弃將

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

利近實而於德為輕近其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

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

人情不趨誕謾虛言也趨七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

事官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

職事之一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勲

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服色謂

緋深綠淺綠深青淺青及黃其色各以品為此所謂

假虛名而佐實利者也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勲散爵

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負占之然而突銛鋒 排

患難者則以是賞之銛息廉翻利也難乃旦翻竭筋力展勞效者

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

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

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復扶又翻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

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贄在翰

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

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相息亮翻下同上行止必與之

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

得贄者賞千金人之乃至

供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絕友不至

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

贄數直諫迨上意數所角翻盧杞雖貶官杞貶官見上卷上年

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

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二人為相見上卷上年劉從一自吏

部郎中姜公輔自翰林學士下陳猶下列也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為上追仇

陸贄盡言而貶贄張本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

史以來盜賊攻剽剽匹戶口減耗太半雖節制十五

州十五州梁洋興鳳開通渠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

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

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

梁今漢中府洋今洋縣
興今陽縣鳳今鳳縣
開今開縣通今通定府
渠今渠縣舊今南江縣
蓬今蓬州利今廣之縣
壁今通江縣巴今巴州
隄今隄中縣果今順慶府
金今興安府

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

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

若規小捨大規小謂欲幸成都以便資用捨大謂捨興復之功而苟安於一隅遷都

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

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

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脩辨史言嚴震供奉

車駕無闕之功辨讀曰辨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

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惡其殺張鎰而附朱泚且在肘腋之

下也惡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

烏路翻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見賢留之

吏翻

從高州武關至漢中
中府曰取在東駱谷
則度斜東復斜
其正路也

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

以為楚琳殺帥助賊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其罪固大

但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書云元惡大慙慙亦惡也音徒對翻勤王之

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剋刻是爭言較晷刻而爭遲速也商嶺

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復扶又翻僅通王命唯在

褒斜據九域志商州之路達金洋比數百里而洋又遠於金自商州西至長安復二百餘里則其路

迂遙至長安蓋一千一百餘里自駱谷關至洋州亦

五百餘里惟寶雞南入大散關至梁州五百里而近

宋白曰興元府東北至長安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

里取斜谷路九百二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
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廢絕廢休正翻以諸鎮危疑
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二逆謂朱泚李懷光也誘音酉洶洶羣情各

懷向背背蒲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塞

則東延巨猾則我咽啖梗而心膂分矣咽因今楚琳肩翻

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兩端顧望謂李楚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杜

預曰衷中也陸德明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日衷音中或丁仲翻

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

素行追挾宿疵行下孟翻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

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

省悉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

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

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撓奴上釋然開悟

善待楚琳使者憂詔字心也

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丁酉加宣武節度使

劉洽同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

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

營兵馬副元帥將罷李懷光兵庚子詔數李懷光

罪惡數所具翻叙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

勲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

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將即亮翻貸來戴翻

曰懷光歸河中又欲悉眾而西時渾瑊軍孤羣帥未

集邠與李勣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瓘侯邠邠乃諭

以逆順曰人臣所宜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

復誰在况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眾西向

自絕于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瓘震懼流淚

氣索明年邠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延英

同謀問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洙二將立死懷光乃大
集將率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詞無所慙隱
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按實錄懷光以
興元元年正月甲申走歸河中已亥以渾瑊為副元
帥四月辛丑朔始臨軒授瑊節鉞授太子太保其所
與郢傳年月全不相應今不取

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

其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旌旄猶言節旄也夏四月壬

寅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

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度使靈武

守將審景璿為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

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治直之翻為于偽翻是亦反也攻而

殺之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李

懷光兵柄以授李晟軍

殺之。甲辰加李晟廟坊京畿渭北商華留元自李

懷光兵柄以授李晟渾
減郵音夫華戶化翻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

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

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遺唯
季翻曰

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為賊于偽翻
間古覓翻立斬

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猶衣於
既翻終無叛志

史言李晟以忠
義感激士心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

同絳節度使陝失
冉翻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兆尹供晟

軍糧役役者輓輸
浚築之事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為魏

博節度使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帥讀
日率崔漢衡勸吐

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

吳之武亭川在今乾州
武亭如境

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城軍吐蕃遣其

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鏗將

卒七百從城拔武功鏗戶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攻

武功鏗以其眾迎降城戰不利收兵登西原其地高平在武

功縣西故曰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川

考異曰邠志云十日破旻等而實錄云乙丑蓋奏到之日也今從邠志斬首萬餘級旻

僅以身免城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

長安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時唐安公主薨於城固塔

浮圖也為于偽翻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

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會合也要也此

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凡行軍資糧器械所須者皆謂之軍須上使謂

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

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相息亮翻

處昌翻贄上奏以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

之其略曰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臣今據理辯直則

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

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玷都

念翻玉又曰唯闇惑之主則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

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讟徒牧翻謗也書

腥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又曰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

之大小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居希翻見臯陶謨

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

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

以諫爭為指過爭讀曰諍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

武王數紂之罪曰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

不應垂訓於聖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應一凌翻又曰假有意將

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

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

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

則陛下招惡直之譏惡烏路翻又如字黜其取名而不容則

陛下下招惡直之譏惡烏路翻又如字黜其取名而不容則

則陛下招惡直之譏又如其字其取各而不容具

陛下被違諫之謗被皮義翻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

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甲寅罷

公輔為左庶子加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

賞其供億無乏故也上在漢中籍西川供億為張延賞入相張本上時掌翻使疏吏

翻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泚

禮翻又音此數所角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

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為涇原

節度使將即亮翻考異曰邠志曰興元元年四月

援尚結贊曰邠軍不出棄我也韓公使曹子達帥甲

三千赴于渾公吐蕃乃以二萬餘從之李楚琳使石

鎰以卒七百人從渾城進收武功遂居之十日朱泚

使韓旻田旻以卒三千寇武功渾公禦之陳于東郊

石鏗以其卒降曼於陳渾公軍敗乃馳登西原建旗收卒會邠師以吐蕃至賊不知乃悉衆追渾公遂爲吐蕃所覆皆死焉田曼以馬逸獲免吐蕃旣勝泚軍乃大掠而去涇人相傳言吐蕃助國有功將以叛卒之犒賞而歸之涇人曰不殺馮公雖吾親族亦將不免矣十四日涇卒殺河清以田希鑿請命於泚泚授希鑿涇原節度大使賜金帛使和西戎西戎皆受賂焉希鑿疏涇將之不與己者以告朱泚請殺之泚曰我曲彼直不許按希鑿殺河清必有宿謀或爲此訛言以搖衆耳今從實錄河清死在三月今從邠志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梁州在山南率岐雍在山北

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皇大也察其事

情頗似窺覘覘丑廉翻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

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

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

量加恩賞山且得復佳月電旬量立日良復

贊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

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量音良復扶又翻其畧曰以一

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求

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

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於防虞亦

已甚矣阮降卒事見九卷漢高祖元年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

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疏與踈同然而項氏以

滅劉氏以昌畜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

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年光武寬容博

厚而馬援輸其款誠事見四十一卷漢世相建武四年豈不以虛懷

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

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

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

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

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先悉薦翻嚴束百辟有任刑致

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此數語曲盡德宗心事異日安

免追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蓋徐

仇乎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

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

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

疆之休 丁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爲

工部尚書先是仇平

史昭釋文以專殺
斧鉞以專斷
賜鉞然後殺是
漢魏以下特節者亦
得專殺唐中世以後
置諸鎮節度使建
節樹六書節亦得專
殺故授節度者謂
之授旌節亦謂之授
節鉞

工部尚書先是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先悉薦翻

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為節度使見事

上卷與元元年耽內牒懷中宴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

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為尚書

問天子起居偽為于乃敢自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

不忠請殺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為節度使

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即日離鎮既得君命召不俟駕

之義亦所以遏亂原以張獻甫自隨則樊澤無所猜嫌亦所以全獻甫也離力智翻左僕射

李揆自吐蕃還甲子薨於鳳州李揆入吐蕃見二百

蓋自吐蕃還赴興韓游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 丁卯義王玼

薨玼立宗子玼音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

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

復扶又翻為于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復

偽翻說輸芮翻又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

孝忠必為之臣張孝忠時滔連三道之兵三道謂幽

博益以回紇時回紇遣進臨常山恒州常山郡明公

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自常

至趙州皆恒冀州屬又西南抵邢河朔盡入於滔矣

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

中變氣未此不日

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朱泚竊據關中滔破則鑿輿

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

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

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

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

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

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

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叙國家禍難難乃

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縱子容翻武俊亦悲不自

勝勝音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

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李抱真第十鄉蒙開

諭得弃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聞

胡虜開古竟翻王武俊後本出於夷落辱為兄弟武俊當何以為報乎

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

武俊決為十兄破之決為于偽翻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

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

十兄死矣史言抱真推心待武俊以成大功遂連營而進山南地

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袂音夾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七 起開 逢困敦五月盡旃蒙赤奮若七

凡一年 零二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

至 萬年京縣屬京 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 始改御

乙亥當作乙丑又乙
母下卷有七月二
字

子甲

衫衫單衣也
將即亮翻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呼

廣翻使疏吏翻羅綺也綾文縉丁度曰古者芒氏初

作羅一曰帛之美者今人以絲縷織而交眼者為羅

擔都濫翻有負為擔天子所至為行在所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

相為行偽翻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

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待直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

舟中矣下至厨籌厨籌當滉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

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史言韓滉又運米百艘

以餉李晟艘蘇遭翻下同晟成正翻考異曰柳玘

叙訓曰上初至梁省奏甚悅又知西平聚兵必乏糧糗命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州尚未春服

今不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

取

五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舩相警將即亮翻扣擊也船邊曰舩音

胡田五百弩已設矣比至渭橋比必利翻及也盜不

敢近近其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澠米至減

五之四澠為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綃裙

衣於既翻綃與塚翻縑帛織成而無紋其精善者曰縑俗亦謂之綃破然後易吐蕃

既破韓旻等吐從嗽入聲破韓旻見上卷是年四月大掠而去朱泚使

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

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

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泚且禮翻又音此瓌工回翻渾戶昆翻又戶本

翻城古衙翻考異曰實錄舊本紀皆云乙丑渾瑊與蕃將論莽羅衣衆大破朱泚將韓旻等於武功武

亭川吐蕃傳亦同郗志曰李懷光竟不署敕結贊亦
 不進軍又曰渾公出斜谷曹子達赴渾公吐蕃以二
 萬騎從之既勝泚軍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鑿以金帛
 賂之蓋尚結贊雖引兵入塞止屯郿南但遣論莽羅
 衣將偏軍助城破泚於武功大掠而去既受泚
 賂遂引兵歸國城於吐蕃歸國之時有此奏耳上以

李晟渾瑊兵少少沼翻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

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

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願望反覆多

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使疏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所

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乘其虛躡其後欲

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

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

恐此生下不血...

日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在奪其功

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

之勝不死則悉遺人禽遺唯季翻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

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

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

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城晟諸帥才力得伸

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

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

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城晟諸軍當議

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聞

條分也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

卷之七十五又曰三字

通鑑卷之七十五 興元元年五月

秦梁千里

秦謂咸陽長安古秦中之地梁謂梁州

兵勢無常造為規畫

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

礙難以成功

史炤曰羈馬絡頭也礙謂羈所掛礙也余謂贊言羈礙者蓋謂欲進則有所羈

而不得進欲退則有所礙而不得退也

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

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

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注曰齊

衆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

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以律否臧皆凶陸德明

釋文曰否音鄙惡也臧作即翻善也上有掣肘之譏必子賤為單父宰請吏於魯侯魯侯使二吏與之俱至單父子賤使吏書而掣其肘書惡則從而怒之二吏歸以告魯侯魯侯曰此謂吾撓其

釋文辨誤引史炤說同此注辨之云西羈者有所絆礙者有所止

掣肘見前

政下無死緩之志兵志曰將軍死又曰軍中無二

三國志武帝紀
注引司馬法曰將軍
死綏
以省曰又曰改故也

政下無死綏之志兵志曰將軍死又曰傳聞與指實

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

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

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

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

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侁薨侁肅宗子音他頂翻徐海

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建中二年李洧以徐州歸國明年以為徐沂密觀察使洧

卒高承宗代之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 乙亥李抱真王

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

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

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

棣之餽餽音運糧依營而陳陳讀曰陣利則進攻否則入

保持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

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憊音蒲請休息數

日乃戰常侍楊布滔倣天朝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

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

國數千騎如掃葉耳受今文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

思為大王立效為于偽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

高上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為于偽

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

中今見小敵沈豫不敵率九讀與猶同按後漢書馬援

案毛晃增韻
非是廣韻二十
一侵有尤十九亦
有尤尤者音餘
針切又音以周
切漢書楊雄
傳心能尤亦謬
如後漢書賈逵
傳尤謬古無
从尤通足之字
吳云云翠林在今廣
平府鳳州西南

中今見小敵尤豫不擊尤讀與猶同按後漢書馬援傳計尤豫未決章懷太子賢

注曰尤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尤音以林翻毛晃曰尤豫不定後漢馬援傳計尤豫未決字從犬

曲其足與古尤同與侵韻尤韻不同唐史尤豫音淫誤今從晃失遠近之望將何以

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

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桑林之地在經

城西抱真列方陳於後陳讀曰陣下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

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使其騎控馬避之回紇

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

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

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趣七喻翻下同抱真

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世欽服

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
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
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
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
財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
州心旣內慙又恐范陽留守劉怱因敗圖已怱音耕翻
悉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
喜時人多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
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事見二百二十年
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李惟岳本姓張故娶李氏請歸

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文生

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

安喜縣漢之盧奴縣屬中

山國燕土慕容垂改為不連北齊改為安喜隋改為鮮虞唐武德四年復為安喜帶定州

固烈悉

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

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柰何遂殺固烈屠其

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

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

考異曰舊張孝忠

傳曰遣華往滄州交檢府藏程日華傳曰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死孝忠板華知滄州事燕南記曰

孝忠差牙官程華與固烈交割固烈死孝忠聞之當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既去則滄州無主

孝忠豈得但令華交檢府藏今從華傳及燕南記

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

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

更工衛翻送也華

舊曰橫海軍上
補復置三子
下補以華為三

恭緡下補公字
云時建中三年
也既而下信
王武俊又云
誘之下補必
使歸已云

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

滔道路阻澀澀色立翻史炤曰阻澀隔也澀不通滑也滄州錄事參軍李

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說輸芮遣宇

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

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

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

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

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

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

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騎奇寄翻好呼到翻

庚寅李自成大棟兵入渝以收夏京成先是此

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呼到翻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

遣謀人覘晟進軍之期先悉廉翻謀徒皆為邏騎所

獲邏即佐翻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語牛

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飲於給錢而縱

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曜武而還還從宣翻賊不敢

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

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

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

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

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

清
卷四北改改北

貞元元年五月

吳云光泰門長
安北苑城東面
南頭門也

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

京城之下

也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

敗補邁翻

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

光泰門苑城東北門程大昌曰

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門門東七里有長樂坡呂大防長安圖光泰門者京城東門大明宮東苑

之東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

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

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誥等縱兵擊

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

華州兵駱元光之兵華戶化翻少詩沼翻

賊併力

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

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

歛兵還賊餘眾走入白華門白華殿夜聞動賊方請

吳云白華門宜
在禁花內

吳云滹西長安
城東南長水東
白鹿原也

吳云神麋村在
長安北渭水南

歛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白華殿門也夜間慟哭希倩

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復扶又翻諸將請待西師至

夾攻之西師謂渾瑊之師也晟曰賊數敗已破膽數所角翻不乘勝

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

敗泚衆於滹西敗補邁翻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

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必翻必痛牙前將史萬頃

將步兵直抵苑墻神麋村按新書李晟傳神麋村在苑北麋古牙翻晟先

使人夜開苑墻二百餘步比演等至比必利翻及也賊已樹

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塞悉則翻刺七亦翻射而亦翻官軍不得

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

吳云九曲在今西
安府臨潼縣西
北

帥眾先進拔柵而入帥讀曰泌演引騎兵繼之賊眾

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

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

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

回禦之左右呼曰呼火相公來賊皆驚潰涇原將士

晟故聞其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素畏服李

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

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猶近萬人帥讀

近其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降戶晟遣兵馬使田

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含

殿唐東內之前殿也左金吾五戶仗

曰云舍元殿東內
大明宮正殿
又云右金吾仗在
東內大明宮西光
範門外

吳云望仙門在大
明宮南面東頭第

毀唐東內之前殿也左金吾仗
在殿之東右金吾仗在殿之西
令諸軍曰晟賴將士

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

吊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

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

明曜取賊妓妓渠綺翻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

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

知官軍入城者史言李子晟御軍嚴整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

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眾敗補邁翻聞泚西走分兵邀之

已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

仙門唐大明宮南面五門其中曰丹鳳門丹鳳之東為望仙門又東為延政門丹鳳之西為建福門

又云章敬寺在長安東城外

又云安國寺在大明宮東南延政門外長樂坊

史灼釋文虛音其辨遠經典釋文及諸字書虛必之音巨無音具者以又

又西為興安門也。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

國寺程大昌曰章敬寺在東城之外安國寺在大明宮東南以鎮京城斬泚黨李

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王武俊既破朱滔還

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王武俊兼幽州盧龍節度使見上

恒戶登翻。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

異作露布上行在上時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

鍾簋不移簋其呂翻說文曰簋鍾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也鹿頭龍身象廟貌如故孔穎達曰廟之言貌也

之為簋以架鍾鼓廟貌為之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

耳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為之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

為社稷非為朕也為于偽翻史言于公異晟在渭橋

災感守歲歲星所在其國有福人之

熒惑守歲熒惑守之是為罰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久之乃退賓佐皆賀

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

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

謂之曰鄉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前漢書天文志曰凡

五星早出為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晉書天文志曰失次而上為羸失次而下為縮萬一

復來守歲復扶又翻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比必利翻及也纔

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

也朱泚以田希鑒為涇原節度使見上卷是年四月柰何臨危相負使焚其

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女節泚眾皆哭涇卒遂殺

曰雲驛馬關在
今慶陽府安

吳云彭原西城在
在今慶陽府安
化易之西

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

趣驛馬關趣七寧州刺史夏彥英拒之至彭原西城

屯彭原本彭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唐屬寧州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阮中

射而亦翻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李

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

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裏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內人給使令者皆冠

市故謂之贄上奏以為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

卒尚未循拊瘵仄介翻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

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

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

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慈勅按詩傳

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史

部侍郎斑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蒸黎按詩傳

也黎亦衆也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

宣洪經綸等十餘人考異曰表皓興元聖功錄載

輿順動山谷潛藏逆賊所知昇致城邑迫脅授任前

後極多蒼黃之中偽令仍及堅卧當節即懼嚴刑隨

俗從官又傷素業然晞已染汚俗尚可昭明子儀勲

勞書在王府父為中興之佐子有疑謗之名非止在

於一身實恐玷於先烈况臣摠領士馬孤立渭橋頻

有帛書累陳誠効按晞舊傳泚欲令掌兵晞陽瘖泚

以兵脅之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
從駕還京不云終臣事泚而皓載晟此狀恐非其實
今不取
又表守節不屈者劉廼蔣沈等劉廼事見上卷
是年二月蔣沈
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已酉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駱元光
尚可孤各遷官有差賞收復京之功也以檢校御史中丞田

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州為興元府以紀元為府號

始此甲寅以渾瑊為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

差賞苞衛之功也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酈道元水經注曰樊

川即杜縣之樊鄉漢高祖還定三秦以樊噲灌廢止最賜邑於此鄉也按其地在唐長安城南程大昌曰

樊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擒獲丙辰斬之上問陸贄今至鳳

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

如贄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

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書周官六年王

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孔安國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謂之時巡議者或

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以平物

吳云樊川在長安城之南

謂之權臣竊未論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平物

權則權物之輕重揆之以衡平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

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帥讀曰率乃是重

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

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

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陸贄此論所以正漢

儒反經合道為權之失程氏曰漢儒以反經自漢為

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說皆非也不如奠枕京邑史炤曰奠枕安枕

下無人識權字喪息浪翻長知兩翻京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

拒史炤曰旅眾也拒捍也復勞誅鉏哉復扶戊午車駕

發漢中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史炤曰綜機縷也理治也謂整正

不如下字未有候字

治其事使皆有紀
若機之綜縷也

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

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

此唐之中
世閹宦之

常態也華
戶化翻

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

理治
也避

高宗諱以
治為理

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

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

全之上不許

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

數所角翻高郢判李懷光幕府懷光此時
已罷副元帥而不肯釋兵史仍書郢元官

懷光遣其

子瓘詣行在謝罪

瓘七
罪翻

請束身歸朝

朝直
遥翻

庚辰詔遣

給事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

懷光除見
上卷本年

三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

朔方將士
懷光所部

壬午車駕至長安軍威章...

三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懷光所部

也 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眾

扈從從才用翻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十

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於橋橋在望賢宮之東京城之西見賈通翻先賀平賊

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

為于偽翻掩面垂涕謂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上時至官每閒日閒

日閒唐世天子以隻日視朝雙日謂之閒日輒宴勲臣賞賜豐渥李晟為

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曹王臯遣其將伊

慎王鐸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

救之臯遣其別將李伯潛逆之於應山劉昫曰應山本漢南陽郡

隨縣地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為應山以縣北山為名唐屬隨州九域志應山縣在隨州北一百八里

逆字下本有

數字

吳之應山今德安府應山縣

吳三屬鄉今德安府隨州

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

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屬鄉走之記祭法屬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農能殖百穀注云屬山氏炎帝也起於屬山西漢書地理志注云隨故屬國皇甫

謚曰今隨之屬鄉九域志隨州屬鄉村有屬山今自棗陽至屬鄉道路交錯號九十九岡丁亥

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

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胡人不習朝章見懷光素服待罪故

以為無官巢父又宣言於眾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者

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譟宣詔未畢眾殺巢父及中

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考異曰邠志曰七月十三日駕還長安上使諫議

大夫孔巢父中官譚懷仙持詔赦懷光曰奉天之時非卿不能救朕今日之事非朕不能容卿宜委軍赴

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道其卒使留已卒之

大... 不能救朕今日之事... 朕不能容卿宜委軍起

關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導其卒使留已卒之
蕃渾希懷光意輒害二使欲食其肉懷光翼而覆之

全尸以聞復治兵為拒守之備復扶又翻辛卯赦
今從實錄

天下初肅宗在靈武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上為奉節王學

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見二百二十四卷永泰元年史

昭曰泌兵媚切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

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

以泌為左散騎常侍亞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

以候對唐門下省謂之東省中書省謂之西省朝野皆屬目附之屬之欲翻

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

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有

後主並同

通鑑二百二十一

伊西即西特治
龜谷今庫車也
北庭即車師後王
之清木薩城

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

今懷光將也將即亮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為意懷

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

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

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謂殺孔巢父啖守鼠伏河中

如夢魘之人耳魘於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梟古使

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事見二百

本年正月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

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昕元忠

二十七卷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

建中二年

控制西域五十七國西域漢時有三十六國其及一

五十七國漢三十四
三分如吐火羅三
國之比

控制西域五十七國西域漢時有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唐有五十七國及十

姓突厥西突厥有五弩失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

兵東侵謂東侵涇邠岐隴諸州柰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

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代宗初吐蕃陷河隴

獨安西北庭為唐固守為于偽翻近其斬翻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

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

矣况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

而去事見上卷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

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

蔡州殺顏真卿考異曰顏氏行狀其年八月二十日又使辛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

又曰初遭難後嗣曹王臯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脚
力張希瓌王仕穎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
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偽皇城使辛景
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實錄及舊傳云三
日今從之

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

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

縊殺之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帝初

即位涇州有劉文喜之亂既而又有姚令言之奏請

往理不用命者治理也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

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

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

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又入不午

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

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九域志同州至河中

七十五里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

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數所角翻時度

支用度不給度支之度徒洛翻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

懷光遣其妹壻要廷珍守晉州要於消翻姓也姓苑吳人要離之後後漢

有河南牙將毛朝敷守隰州朝直遙翻鄭抗守慈州

馬燧皆遣人說下之晉隰慈三州皆與馬燧巡屬接壤故得說下之宋白曰慈州文

城郡赤狄廐咎如之國郡西南有采桑津晉里克敗赤狄之地漢為北屈縣隋為汾州大業為文城郡唐

貞觀為慈州以州城內舊有慈烏戍因名治吉鄉縣漢北屈縣也說式芮翻上乃加渾瑊

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

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内諸軍行營副元

帥渾戶混翻又戶本翻城古咸翻華戶化翻是年正

九卷帥所類翻陝失冉翻使疏吏翻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肅宗上元

國節度於華州廣德元年罷今復置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

鄜音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

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晉

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降戶江

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

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

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

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

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

琳為左金吾大將軍 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

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 殺張鎰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治直

之翻鎰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斌音彬 朱滔為王武

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上時 癸未馬燧將步

騎三萬攻絳州 絳州時屬李懷光將即亮 度支以

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

朔方軍累代忠義 度徒洛翻自肅代以來朔方軍輸力王室功高天下 今為懷

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

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 貯丁呂翻 俟道路稍通即時

癸未上補九月

癸未元年正月

給之。李勉累表乞自貶。以討李希烈喪師失守也。辛丑罷勉都

統節度使。建中間勉以永平節度使都統討李希烈之兵。其檢校司徒同平

章事如故。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于

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乙

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武德

元年分芮縣置永樂縣屬芮州州廢屬鼎州又廢鼎州以縣屬河中府燧既取永樂則兵逼河中矣樂音

洛。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事見二十四

四卷大歷五年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白志貞初名白瑋珪

年復扶又翻下同。志貞得罪。見二百二十九上

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稍集。兩軍謂左右神

吳三萬泉石蒲州府

策上四卷長安女頭...

策軍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以

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

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宦官握兵柄自此不可奪矣將

竇文場傳云文場與霍仙鳴分統禁旅閏月丙子

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鑿為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

鑿遣使參倏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近其萬一

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

意使者歸以告希鑿希鑿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

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鑿出迎晟與

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鑿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

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

不復疑復扶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甲

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

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

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為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

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曰田郎亦不

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唯于

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考異曰舊晟傳曰晟至

誅之還鎮表李觀為涇原節度使幸奉天錄十月丁

丑李晟誅田希鑒於涇州實錄閏月癸酉除李觀涇
原節度使丙子以希鑒為衛尉卿丁丑晟誅希鑒今從之
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

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星某

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

衆圍陳州久之不克。翟萇伯翻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

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李澄請降事始上卷上年甲

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考異曰二月巳云上以澄為滑州節度使蓋於時但許

之耳。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

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

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敗補邁翻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

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

兵趨汴州。趨七喻翻至城北恇怯不敢進。恇去王翻劉洽兵至

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

晉曰舍上補洽
已保子城吳澄
乃八字方備

吳之寶鼎縣今
蒲州府榮河縣

舍於浚儀

浚儀帶汴州劉澄蓋舍於縣治輿地志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浚水之北象而儀之以

為邑各漢武元年廢新里而立浚儀縣

兩軍之士日有忿鬪

鬪許激翻也狠也

矣也又相怨也

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

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為汴州刺史

都統司馬宋滑河陽

都統司馬也寶鼎縣屬河中府本汾陰縣開元十年獲寶鼎更名珏古岳翻

李勉至長安

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

勉失守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

年不應尚為相

相息亮翻

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

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

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

勉至睢陽

睢陽宋州

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

恤翻亦

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官

勉至睢陽睢陽州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盜植

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

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陰蓄異志上疑

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

不絕事見上卷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

且鎮下宋李有撫字

唐時浙江東西道所統惟潤昇常湖蘇杭睦越明台温衢處婺十四州前此滉遣宣潤弩手援寧陵蓋兼

統宣州為十五州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

將有永嘉之行引晉永嘉之亂元帝南度以為言為迎扈之備耳此

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

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

議洵洵章奏如麻如麻言其多如麻可束也卿弗聞乎對曰臣固

聞之其子臯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省悉翻

也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

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

它願上時掌翻乞宣示中書使朝眾皆知之朝眾謂在朝百官之眾也

朝直遥翻下同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眾

恐并為卿累也易以鼓翻累良瑞翻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

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中為于偽翻雖知

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

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

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為于偽翻下同對曰今天下

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庫空耗竭而工東...

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翻下對曰今天下

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

早下臣章下戶嫁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

覲歸覲者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

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臯

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比毗朕今

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復扶因言關中乏糧歸語

卿父語牛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

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臯別其母

啼聲聞於外聞音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

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陳少

遊時鎮淮南

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

曰宣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吏部尚書同平章

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蕭復出使見二百二十九卷與元元年四月還從宣翻又

如字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見賢遍翻勉等退復獨留

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敗補邁翻陳少遊事見二

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韋臯事見二

建中四年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

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諸相在省中坐政事堂既退各

居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

言事即奏行之朝如字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

鎮淮南下宋本有使善惡著明五字

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命此諸事見堯舜對人必明道

言事即奏行之朝如字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

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事見堯典舜典爵人於朝與士共

之記王制之言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

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事乎此最當今之

大弊朝來主上已有斯言朝早也陟遙翻復已面陳其不可

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

未敢以告竟不以語從一從一奏之語牛倨翻上愈不悅

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

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史究言陳少遊敗臣

節之事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

祭如常儀賻符遇翻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

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

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

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

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

粟帛入貢府謂朝廷受貢藏財物府無虜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使疏吏翻

勞力到翻恩遇始深矣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

食稻大饑道殍望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殍之殍渠各翻

傳之言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癸丑贈顏

真卿司徒謚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盧杞貶新州見二百二十

九卷建中四年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

具卿司徒謚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見二百一十

九卷建中四年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

果用為饒州刺史幾居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

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蠻輿播遷海內瘡痍柰

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

制更工衡翻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執之不背書且

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

復用復扶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

擅權建中二年盧杞百揆失叙書舜典納于百揆百

舜舉入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叙揆時叙孔安國注曰天地神祇所知華

夏蠻貊同奔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

舊書下補張薦
二字

案祇言作祇

貞元元年

史如釋文京顧京
姓也風俗通曰顧公
子段封京城其後
因為氏解其名
非遠京為陳京
顧為顧顧
案柳州作秘書
少監陳京行狀云
公大呼曰

高復於正牙論奏唐謂大明宮含光殿為正牙亦謂之南牙上曰杞已再

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

之不巳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

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辟讀曰闕易如字辟易言

開遠而易其故處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

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

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

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

思卿言誠為至當當丁浪翻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

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

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怒口口之系也

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拜復舊音乃

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恕已之孫也

袁恕已與張柬之等誅二張中宗復辟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戊午

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汴州歸劉洽李澄得鄭州故以

鄭滑節度授之嘉城縣名隋置唐為松州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

治所妻七細翻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

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光集將士

而責之郢鄴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鄴邕之

姪孫也李邕以讒死馬燧軍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

敗補邁翻唐書地理志河中有陶城府酈道元曰陶城在蒲坂城西北即舜所都也舜陶河濱蓋即此地

與歷山相近按唐河中府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治河東縣河東古蒲坂也

廳云嘉誠今四川松潘

若曰部下當主鄴字

因三二字改為之

吳云陶城今蒲州府永濟縣

懷光亦不敢殺乃叔

通鑑二百三十一貞元元年

若曰若郢傳云懷光斬郢而止

懷光怒而

言因鄴通

而因之矣

省曰即之唐下補使字

卷四下補乙丑復封晉王諡為節王十

乃語宋孝作乃詐

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臯為荆南節度節度之下

當有使字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

城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

將相繼來降詔以燧城為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

更名玄佐更工衡翻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朝直

遥翻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

兄則吾子弟朔方軍分屯河中邠州故云然柰何以

白刃相向乎語甚囂囂喧也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心

不從乃語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

由是得復踰旬月史言李懷光偷延視息復扶又翻六月辛巳以

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辛卯以金吾大將軍

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臯為

西川節度使為韋臯以功烈著於西南張本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

涿州刺史劉怵知軍事自朱滔得幽州滔每出兵比日

故滔死而衆奉之怵普耕翻 時連年旱蝗老子有言師之所聚

必有凶年 度支資糧匱竭度徒洛翻 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

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晟成正翻 河中距長安纔

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

隄防少詩沼翻 忽驚東偏同州在長安東北 何以制之一也今赦

懷光必以晉絳慈陽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

應遷移先已命渾瑊為蒲絳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陽節度使故云然渾瑊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

咸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

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叛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

紇南有淮西吐從瞰入聲紇下沒翻李希烈時皆觀

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

自罷耳必競起窺覲之心三也覲音俞懷光既赦則朔

方將士皆應叙勲行賞謂解奉天圍勲今府庫方虛

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

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

盡牆壁之間餓殍甚眾殍彼表翻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

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

腹心之疾為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一萬自蒲谷負單

當懷光下
補未殺孔巢
父情猶可原
今則十二字

腹心之疾為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

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

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

陛下平之燧音遂朝直遥翻必為于偽翻考異曰

太速何足憂也臣能為陛下取之上曰未諭卿意何

故以太速為憂而卿能取也對曰臣為陛下憂不在

河中乃在太原今馬燧亦踰登矣領河東十萬之師

遣王權領五千赴難及再幸梁洋遂抽歸本道男暢

在奉天亦便北歸陛下更收復後宣慰云王權擅抽

兵馬暢不扈從並宜釋放此則尤不安矣臣比年曾

與之言甚有心路今之雄傑也若使之有異志則不

比希烈朱泚之徒或能盱食伏望陛下聽臣之言援

鞚遠馭以羈之上曰卿所欲何也對曰馬燧保有河

東十餘州以待陛下還宮此亦功也臣為常侍與燧

兄炫同列然其兄弟素不相能其語無益臣重表兄

鄭叔規為賓佐臣令以炫意請至京城欲與相見即

至臣激燧令其取懷光自効必可致也。因令燧為忠
 臣矣。又曰：貞元元年，上因郊天，改元時，馬燧在太原，
 遣其行軍司馬鄭叔規奏事，請因鴻恩，以雪懷光，并
 致書與先公。先公不與之報，留其信物，且令叔規語
 之曰：比年展奉得接語言，心期以為丈夫，且河東節
 度以破靈曜之功，上所與也。奉天之難，握十萬彊兵，
 而令懷光解圍，及懷光圖危社稷，車駕幸梁洋，逢此
 際會，又令它人立蓋代之功，今聖主已歸宮闕，懷光
 躡蹠在於近畿，旦夕為帳下所梟，乃尸居也。不速出
 軍收取，以自解而快上心者，即不及矣。若河中既平，
 公即如懷光之躡蹠矣。欲於滔俊之下，作倔彊之臣，
 亦必不成。不言公才略不及也。緣腹中有三二百卷
 書，躡蹠至此，必自內慙，是進不立忠勲，退不能効夷
 狄。既而持疑，則舟中帳下皆敵國矣。可惜八尺之軀，
 聲氣如鍾，而心不果決，乃婦人也。著裙可矣，欲奉荅
 以裙衫，而家累在江東，未至今聖上收復之後，含垢
 匿瑕，與人更始。某又特蒙聽信，已於上前保薦，可使
 司徒，以取懷光。今弟來，又請雪之大失所望。且望弟
 速去，為說若河中既平，司徒何面目更來朝，而與士
 人相見。今雖請雪，昨赦書亦許束身入朝矣。若以建

中同征之故當發一使諭之準赦歸朝必為保全如
 不奉詔當領全師問罪因速上

中同征之故當發一使諭之準赦歸朝必爲保全如
不奉詔當領全師問罪因速上表求自征之至河中
輕騎入朝親稟廟略乃天與之便也能如是當與司
徒爲中朝應接有須陳奏必聞聖聽若不能何敢有
書也叔規旣去具奏於上上每憂河中驍將達奚小
俊等突犯宮闕居常不安會東面苑牆忽有崩倒者
上大驚以爲有應之者將啓賊上顧問必對曰此賊
不足憂也乃猶机上肉耳但恐梟懸太速不得與馬
燧藉手爲憂上曰古人云輕敵者亡今卿心輕敵如
是朕甚憂之對曰陛下初經難危憂慮太過輕敵者
亡誠如聖旨至如懷光豈可謂之敵乎陛下比在梁
洋元惡據宮闕渠以朔方全軍在河中李晟在東渭
橋此時可以傍助逆順之勢不然苟欲偷安脅爲遲
棊亦可而竟如醉如魘都不能動今陛下復歸宮闕
又安足慮之哉臣伏計馬燧請討之章即至若以宗
社之靈此賊且未爲帳下所圖得河東軍有以藉手
陛下無憂矣不喜於平懷光喜於得馬燧也旣而馬
燧表至請全軍南收河中仍自供糧上大悅召先公
對曰馬燧果請全軍討懷光來矣兼請至行營已來
自備軍糧何其畏伏卿如此也對曰此乃畏伏天威

而然於臣何有而能使其畏伏臣曾與之言諳其爲
人頗見機識勢今之雄傑也臣昨故令叔規傳詞以
激怒之且曰欲寄婦人之服當艱虞之時握十萬疆
兵收復功在它人今聖主已還宮闕惟有懷光不速
收取以立功自解它時復何面目至朝廷與公卿相
見則蹭蹬之勢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之功料以
此告之燧必能覺悟果得如此既以師至河中旬月
當平而燧因此有功德爲忠臣矣上曰當盡用卿言
初叔規至太原具以先公言告燧燧搏胷驚曰有是
哉賴子之至京也不然燧幾爲懷光矣非賢表兄豈
有告燧者乎即日表請行叔規又請如必言先寫
表本示懷光勸其束身歸朝彼必不從然後表請全
軍往討則聖上信司徒誠心又可以忠義告四鄰不
然朝救而夕請誅恐中外尤疑燧曰誠然乃令叔規
草書寫表本馳驛以告懷光果不從於是乃請全軍
南討尋發太原使者相繼奏事及與先公書言征討
之謀及須上聞者先公因對皆爲奏之又調令下營
訖輕騎由臨晉度朝謁燧皆然之七月乃自臨晉度夏
陽來朝上大悅遂具告以先公言卿才略必可使圖
懷光初見卿請雪朕所未諭今乃果然比亦有人毀

御言詞百端聞於遠近惟先公保卿於朕朕信其言
今見卿益知先公忠謹豁然體至誠奉國矣燧謝恩
出而請先公至中書具說上言泣下拜謝後對上曰
馬燧昨對其器質意趣固不易有且甚有心路感而
用之必有成筭皆如卿言信雄豪也按泌到長安數
日即除常侍興元元年七月乙未也八月癸卯加燧
晉慈隰節度使然則癸卯之前燧已取晉慈隰三州
矣故朝廷命爲副元帥以討懷光十月已拔絳州及
猗氏等諸縣矣貞元元年正月改元赦於時燧豈得
猶在太原雪懷光邪自乙未至癸卯纔九日自長安
至晉陽千餘里若因泌諷諭鄭叔規始來京師又令
叔規還激勸燧又使燧以書諭懷光懷光不從然後
上表與師伐之事多如此豈九日之內所能容也此
直李繁欲取馬燧平河中之功皆歸於其父耳今從
舊燧傳李肇國史補曰馬司徒面雪李懷光上曰惟
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
以討兇逆由此李馬不平邠志曰七月馬公朝于京
師請赦懷光隴右節度李公晟聞之上表請發兵二
萬獨討懷光芻糧之費軍中自備上以李公表示馬
公因曰朱泚之反不得已也懷光勃逆使朕再遷此

蒲蒲州府指河
中李懷光也
陝陝州指抱暉
二鎮一河之隔

而可赦何者為罪馬公兩泣曰十日之內請獻其首
上遣之按是時懷光垂亡燧功已成八九故自入朝
爭之豈肯面雪懷光邪今從舊傳上許之陝虢都兵馬使達奚抱

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摠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

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

猝不可制蒲李懷光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

矣江淮水陸之運皆經不得不煩卿一往辛丑以泌

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

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

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

城之人不貫逆命貫讀與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

城之人不貫逆命貫同此特抱暉為惡耳者以十

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

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為臣用也校戶教翻

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

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

一勢也以形臨之謂之勢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

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曰它人必不能入今

事變之初眾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它人

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

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唐諸鎮皆置進奏院在長安以進奏官主之語

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

江淮米以賑之耳

語牛倨翻

陝州行營在夏縣

行營在夏縣亦以討

河中夏縣唐初屬虞州貞觀十七年屬絳州時屬陝州其地跨河之南北九域志夏縣在陝州北九十

八里夏戶雅翻

若抱暉可用

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

暉覘者馳告之

將即亮翻覘丑廉翻

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

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

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

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

朝臣時帶鄜坊節守潼關

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

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為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則進使之止則止也程大昌曰今奏劄言取進止猶

言此劄之或留或却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繁謂有旨為進

止如王正堂宣底所載凡宣旨以吏直從事北一人不

分爲進止之或不曉或却合與承可否也唐中書省以進

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

可相躡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詔不敢

去唐臣當泌寫宣以却之沈存中曰唐故事

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各書也晚唐

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

錄之於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余謂宣者因

奉宣上旨而得各或以口傳為宣或以行文書為宣

口傳為宣多命中臣而宰相亦有之劉栖楚之叩墀

也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此宰相之口宣

也李泌寫宣以却還唐朝臣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
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鄭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
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
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

此曲沃即代字所
在之曲沃城非曲沃
史所釋文曲沃地名
屬絳州曲沃也絳州之
曲沃晉封桓叔者林

時言以曲沃為別都
其地在大河之東李
泌自長安赴陝州
無緣迂路度河
至絳州之曲沃水
經註云曹陽亭
在孔曲農野東十三
里又東有曲沃城
春秋時晉侯使
詹王嘉守桃林之
塞于處以備秦
時以曲沃之官守之
故曲沃之名遂為
積古所傳肅宗
至德二年唐平
手儀與郭子儀取
西京追賊至曲沃
大破賊於新店遂
入陝城此即李泌所
宿之曲沃也

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

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屏必郢翻泌曰易帥之

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杜預注左傳曰煩言忿爭也

碎之言帥史炤曰安安也泌到自安貼矣亦作帖不願聞也

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索山客翻

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宅者觀察所居也唐諸鎮

為使宅語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

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

祭前使為于偽翻前使謂張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

來取家保無它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

來取家保無它也必之辭行也上錄陝西光武方備之

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

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

之復扶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

請赦之詔謫戍天德天德軍在振武東北宋白曰天

塞軍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

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為天德軍緣居

人校少遂南移四里權居永清柵其城則隋大同城之故墟在牟船山鉗耳背之北歲餘竟殺

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

泌已入陝而還壬辰以劉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

大旱灑漑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

癸酉辰改子

天德軍在河套
北今吳州特旗
西
吳云天德在今
歸化城東北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與西京高山崇福宮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八

起旃蒙赤奮若八月盡強圉單闕七月凡二年始乙丑八月終丁卯七月

凡二年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貞元元年八月甲子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皆

罷之冗而隴翻

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

補甲子下
正殿減膳
長春宮在河

燧音遂將即亮翻圍長春宮事始上卷是年四月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

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

造七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將即

到翻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將即

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復扶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

徇國立功四十餘年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郭子儀

功其後回紇吐蕃深入京畿諸鎮叛亂外禦內討亦倚朔方軍以成功至是年凡三十一年今日四十餘

年四字誤也當作三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

可圍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射而

亦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

守勿出第讀曰七日若士由遂與軍成章存復建宜

吳王孫權
堡在同州
府朝邑始

著曰侮下
去之字補
斥其相三
字

守勿出弟讀曰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

逼河中至焦籬堡渾戶昆翻又戶本翻城戶咸翻瓌古回翻焦籬堡在河中府河西縣

西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尉紆勿翻本復姓尉遲後單姓尉以從便易降戶江

翻下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

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

於城上以侮之駱元光本安息胡人故徐庭光為優胡以侮之且曰我降漢

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

騎入城慰撫其眾大呼曰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吾輩

復為王人矣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

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衙翻

河西今朝邑
縣長春宮
在其西北

不逮不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此謂之試官兼官以

寄祿也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宋白曰河西縣本同州舊朝邑之地唐上

元元年以朝邑地置河西縣大歷二年復置朝邑縣仍析朝邑五鄉并割河東三鄉依舊為河西縣縣境

東西十四里帥讀曰率考異曰舊燧傳曰燧帥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陳於城下是日牛名俊斬懷光首

以城降今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

從邠志城妮隊矣河中夾河為兩城西城河西縣東城河東縣河中府治焉擐音宦妮側角翻須臾

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

縊於計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事見二百二十上

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瓘七罪翻寵待甚厚及懷光

屯咸陽不進事見上卷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

旋又如字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

萬方說式芮翻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

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邪音耶及李泌

赴陝李泌赴陝見上卷是年七月上謂之曰朕所以再

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

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陝失冉翻為于季翻洋音祥降戶江翻

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帝迫逐其君謂懷光逼帝自奉天幸山南也

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人知愧者色見於面不知愧者

謂之顏厚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朝直遥翻下同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

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瓘固賢

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襄七

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璣固賢

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

死璣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楚令尹子南之子與李璣皆處君臣父子大倫之

變以死繼之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將即亮

短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閻晏勸懷

光東保河中稱兵犯同州者也考餘皆不問燧自

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戊申至甲戌二十七日史言馬燧期以一月平

懷光不燧出高郢李鄘於獄懷光囚郢鄘見上卷本

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

命特原其子朝晟李懷光囚楊朝晟見二百三十卷

成正遊瓌遂以朝晟為都虞候為楊朝晟後上使問

高郢二字皆上補
高郢二字皆上補
高郢二字皆上補

襄三十二年楚令尹子南子棄疾以石南殺而溢免

寔字下宋
本有急字

常字當補
一觀字

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處昌呂翻令悉條奏

令力丁翻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

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

部及新附諸帥曰新附諸帥謂李納工奉天息兵之

旨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

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窘臣隕翻復扶

河朔謂王武俊田緒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

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

常見上時掌翻徼一臣姑以生禍為憂未敢以獲福

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實心降非常之大號

此謂興元救書也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揚同假王

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王武俊田悅李納去王璠謝罪見二百二十九卷與

元元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謂馬燧韓滉陳少遊讀通鑑者

因其事而觀其心迹則知之矣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

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

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理道即治道避高宗諱改之任德而不任

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

矣帥所類翻下同悖蒲內翻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

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擠子細翻又子西翻而

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

者
舊又曰近

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率循也不率謂不循上之教令也闔

境懼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汗人汗鳥反翻三叛汗下也

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

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

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

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

態復興陸贄斯言亦可以謂之深切當又曰朱泚滅

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

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偽為干又

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泚且禮翻

又音此唐都長以襄光之富高果口後開元八年

史昭釋文天子
千里如以王臣近言
之則言綴或當天
下之中故謂之中畿
誰謂中畿謂河
中開元八年治
中為中都蓋洛
陽為東京河南
府諸如為東畿
長安為西京則
字北府諸如為
西畿河中府居
兩京之中故謂之
中畿

又音此唐都長以懷光之竊保中畿開元八年以河

安故謂之上國為次赤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去年六月斬

縣諸縣為次畿縣為次梟殄朱此今年八

月平懷光梟殄謂梟其首實眾慝驚心之日眾慝猶

而殄絕其類梟堅堯翻也慝吐羣生改觀之時觀古玩翻威則已行惠猶未

得翻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

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

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

悔也與元赦文李希烈不與朱但以猖狂失計已竊

大號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

閒耳荷下可翻覲它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孟子曰殘

之獨夫言人無親輔之者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

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陞

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籌窮是乃狴牢之

類狴邊迷翻又却禮翻狴不有人禍則當鬼誅陸贄論李

希烈事曲盡情勢百勝不如不戰古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歟兵法

而屈人之兵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

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葬加馬燧兼侍

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燧音遂渾戶

將翻城古咸翻校古孝翻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

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軼徒結李希烈若降當待

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聞行陸贄

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行陸贄之言也初李晟

嘗將神策軍戍成都蓋大厯十四年救蜀時也將及

還以營妓高洪自隨還從宣翻西川節度使張延賞

怒追而還之由是有隙使疏翻至是劉從一有疾上召

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相息亮翻以

延賞為左僕射李晟居功名之際以一婦人之故修

以私怨聞之其能自安乎斯不學之駱元光將殺

徐庭光謀於韓遊瓌環古翻曰庭光辱吾祖考謂為優

侮之吾欲殺之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乎遊瓌曰諾

壬午遇庭光於軍門之外揖而數其罪數所具翻命

左右碎斬之

光上令宰相諭諫官勿論 考異曰實錄甲申駱元光專殺徐庭

日駱公謀於韓公曰徐庭光見詬辱及祖父義不同 天是日遂殺之按是月癸亥朔甲申二十二日蓋奏

到之日也今從邠志 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

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輒殺之是無統帥也燧音遂降

直遥翻統他綜翻俗 欲斬之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

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默然渾瑊亦

為之請為于偽翻 乃捨之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眾

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自郭子儀以來朔方軍亦

居邠者韓遊瓌帥之居蒲者渾瑊帥之不相統屬 故史言其始分渾戶昆翻又戶本翻邠早旻翻

盧龍節度使劉怱疾病使疏吏翻怱普 九月己亥詔

以其子行軍司馬齊瓘知節度事

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怍尋薨薨呼肱翻已

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為戶部尚書庚申

薨以疾罷而薨尚辰羊翻冬十月癸卯上祀圓丘赦天下

十二月甲戌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時河朔諸

鎮及淄青淮西皆不入貢于闐王曜上言兄勝讓

國於臣事見二百二十一卷肅宗上元元年闐徒賢翻又徒見翻上時掌翻今請復立

勝子銳上以銳檢校光祿卿還其國勝固辭曰曜久

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校古孝翻還從宣翻

又音如字長知兩翻不習其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銳為韶王諮

議韶王暹代宗子也唐制王府官諮議參軍正五品上

二年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郎劉滋為左散騎常侍

與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滋子玄

之孫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劉子造少居上元少始

上元縣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

人謂之四夔夔者唐虞之良臣時人上以造在朝廷

敢言故不次用之朝直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

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

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

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

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戶部

侍郎元秀判諸首備置或崔造使疏吏翻度徒格翻尚

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又以上部

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酒使疏吏翻度徒洛翻尚辰羊翻琇音秀權古岳

吉中孚判度支兩稅 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

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將即亮翻朝直遥翻

山南東道節度治襄州 崔造與元琇善故使判鹽鐵韓滉奏

論鹽鐵過失為崔造元琇得罪張本混呼廣翻 甲戌以琇為尚書右

丞陝州水陸運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泌薄必翻集津倉在

三門東二門西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底柱倉在三門西

兩山屹立河中河水分流包山而過世謂之三月道成是月道成

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

之代宗大曆七年賜滑亳節度為永平節度貞元元年永平軍節度更號義成軍節度興元元年李澄

顧炎武曰舊唐書李泌傳並重其事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底柱李希烈劫太三門山以通運是北運始於耀卿尚陸行十里河運始濟物則直達于長安下距貞元

吳云集津在今解州平陸縣東

四十五年李泌
無緣復靈
三門章帝溫
公必不為無稽
之言此蓋李
奇物關三門
山巔輸巖
險之地終有
破舟之憂故
李泌軍開車
路令有妻不
載或出於勤
侯家傳也又
案裴耀卿事
見言一孟卷
而不採李奇物
事似不該備
胡渭曰李奇
物蓋在石河
潞水益涉怒
歲漕徑底柱
覆者幾半李
必益鑿集津
倉西徑為運
道居于三門倉
運李必事新
書取杜氏通典
舊書要之或
以疑非也

得鄭州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

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果如陸贄所料因以兵悉誅其兄弟

妻子舉眾來降降戶江翻考異曰杜牧竇烈女傳

女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

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以才

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子

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

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

先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

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然之與元元年四月希
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與元元年四月希
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
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
堂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
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
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誅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

運本以筆新
書取社區通也

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誅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

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謀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
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勃逆天
子有命誅之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
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今
從實錄甲申以仙奇為淮西節度使關中倉廩竭
及舊傳

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呼火故翻拘吾於軍而不給糧

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

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

得生矣混呼廣翻陝失冉翻泌薄必翻記王制曰國

也况日闕無儲者乎日闕無儲有以繼之猶可况漕
運不繼朝不及夕者乎唐都關中仰給東南之餽德

宗於兵荒之餘其窘乏尤不可言觀其父子相與語
亦懲涇卒之變發之於言語有不能以自揜者裴延

齒知之故得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樂音洛

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

比毗至翻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

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復扶又翻數月人膚色

乃復故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為節度使滄州始別

此觀之則以程日華為橫海軍副大使上卷衍大字明矣秋七月淮西兵馬使

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

所寵任故為之報仇使疏吏翻少始照翻已酉以虔

王諒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以隴

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為陳許節度使曲環時以隴西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

士寧宋本作
克寧
寧下文字作光

簡賦役平均數年之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八月

癸未義成節度使李澄薨其子士寧謀搃軍務秘不

發喪 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

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

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

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西魏置府

兵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且言府兵

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

習戰陣陳讀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

府者折衝果毅參驗發之至所期處發兵刻期將帥

史炳釋文蒸火
氣上行也尉持
火所以申絰也
絰此言以火熨
手足不必以火申
絰釋

按闕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

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罷兵使各隨便道歸農不必還至京師而後罷行者

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

以圖吐蕃見二百二卷高宗儀鳳二年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

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墮讀隳為人所賤百姓恥之

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事見

二百一十四卷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

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繒慈陵翻誘音

西繫音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

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

殺帥自置者滅以顯誠也日國九心恩定其夫文

卒還者什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

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累良自瑞翻

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事見一百一十二卷開元

十年十三年其後益為六軍六軍分左右為十二軍及李林甫為相

奏諸軍皆募人為之見二百一十六卷天寶八載兵不土著著直略翻

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

毛萇曰梗惡也鄭玄曰始生此禍乃至今日相梗不止鄴使府兵之法常存不

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侵犯為陵偏下為替陛下思復

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

與卿議之因置十六衛上將軍先叙議復府兵之事九月丁亥詔十六衛

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

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

軍二人將軍二人十六衛上將軍從二品神策大將軍正二品統軍從三品將軍從五

品庚寅李克寧始發父澄之喪殺行軍司馬馬鉉

墨纒出視事墨纒自晉襄公始纒倉回翻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

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廼不敢襲位丁

酉以東都留守賈耽為義成節度使克寧悉取府庫

之財夜出軍士從而剽之比明殆盡剽匹妙翻比必利翻及也淄

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自李正已以來淄青兵未嘗應調發赴行營也

此必李納遣兵自戍守其境亦稱行營耳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

蓄兼并之志請館其兵於城外朝直遙翻館古玩翻賈耽曰柰

好時今乾州

汧城在汧陽縣
吳汧城在今鳳翔府
隴州

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處昌呂翻命館於城中耽

時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

也騎奇寄翻吐蕃遊騎及好時時音止乙巳京城戒嚴復

遣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

以避吐蕃復扶又翻齊映見上言曰外聞皆言陛下已理

裝具糗糧見賢遍翻理裝治裝也人情恟懼夫大福

不再左傳楚靈王之言恟許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

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偽于李晟遣其將

王必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晟成正翻其將即亮翻

又音如字驍堅堯翻隴州之東有汧陽縣汧城在其旁汧口堅翻戒之曰虜過城下

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

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言其軍士所服之衣畫為虎豹文乃其

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

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

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燧音遂渾瑊音昆翻又

戶本翻瑊古咸翻為尚結贊聞李晟劫渾瑊賣馬燧張本去羌呂翻入鳳翔境內無所

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俘芳無翻李晟

時為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此尚結贊所以間晟也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

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犒口到翻使疏吏翻野詩

蕃姓也良輔其名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砂堡壬申

西 摧砂堡在固原州

萬吐蕃眾一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

推... 其... 與... 王... 依... 步... 騎... 五... 果... 已... 蕃... 推... 石... 堡... 王... 申...

寧海州

慶慶陽府

合水在慶陽府東

十里

吳云合水今慶陽府之合水也

遇吐蕃眾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

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騎奇寄翻扈屈律蕃人三字姓

還從宣翻又如字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寧慶二州名癸酉軍

於合水之北合水縣屬慶州隋開皇十六年置九邠域志合水縣在慶州東北四十五里

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

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邠甲曼翻使疏吏翻瓌古回翻將即亮翻吐從

讀入聲陳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奔所掠而去 十

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 乙未韓滉入朝滉呼

廣翻自京口入 丁酉皇后崩 辛丑吐蕃寇鹽州

朝朝直遙翻 鹽州五原郡 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

通鑑二百二十二卷之三十一

去彦光悉眾奔鹿州九域志慶州東至鹿州三百五十里吐蕃入據之

考異曰邠志曰十二月三日吐蕃圍鹽州刺史杜

彥光請委城以其眾去吐蕃許之分軍竊據今據實

錄在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習淄青淮西久未入

朝韓滉過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屬吏禮謁之汴皮變

遙翻滉呼廣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韓滉鎮二浙雖

王室播遷而巡屬寧晏轉輸絡繹劉玄佐以是重其

才滉父休以剛直致位宰輔滉所歷任皆著聲績劉

玄佐以是重其望滉為江淮河南諸道轉運使玄佐

賜履之地乃漕運之所經以職分言之則

非屬吏也玄佐敬滉故以屬吏禮脩謁滉相約為

兄弟請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見之酒半滉曰弟何

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

及弟宜早入朝文母垂白諸父執行謂之文人行韓滉與劉玄佐結為兄弟則

視其父為丈人行故下

視其父為丈人行故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填宮也

呼其母謂之丈母也

凡反者家屬皆沒入掖庭故云然帥讀曰率

母悲泣不自勝

勝音升 滉乃遺

玄佐錢二十萬緡

遺唯

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

金帛賞勞

勞力到翻緡眉巾翻

考異曰柳氏叙一

軍為之傾動

偽于

玄佐驚服既而遣人密聽之滉問

孔目吏

孔目吏今州部皆有之謂之孔目官

今日所

費幾何詰責甚細

詰去吉翻細細織詳也

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

寅玄佐與陳許節度使曲環俱入朝

韓滉既遺劉玄

又大出賞勞以動其一軍之心

玄佐雖欲不入朝得

乎使疏吏翻朝直遥翻 考異曰鄴侯家傳曰韓相將入朝覲先公令人報比在闕庭已奏來則必能致大梁入朝今來所望善諭以致之十二月劉玄佐果

入朝此蓋李繁掠
美今從柳氏叙訓

崔造改錢穀法事多不集諸使

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

諸使謂鹽鐵轉運諸使也

元琇既失職

謂解判鹽鐵而為右丞也琇音秀

造憂懼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

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諸

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是年正月崔造為相改錢穀法

及罷諸使今更從舊

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

眾去遂據其城

托與拓同托跋起於鮮卑之裔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以為姓此後

魏所本者也若唐時党項諸部亦自有拓拔一姓我朝西夏其後也夏戶雅翻

又寇銀州州

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弃之又陷麟州

宋白曰銀州漢為西

河郡固陰縣地周武帝保定二年於縣城置銀防三年置銀州因谷為名舊有人收驄馬於此谷虜語驄

馬為乞銀故各西北至夏州二百三十里北至麟州三百里

韓滉屢短元琇於

上庚申崔造罷為右庶子琇貶雷州司戶

舊志雷州

千五百一十二里

考異曰實錄曰初元琇判度支

關輔早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韓滉素著

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懷

難與集事乃條奏令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百

十八里自揚子以北皆琇主之滉深怒於琇琇以京

師錢重貨輕乃於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令

轉送入關滉不許誣奏以為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萬

上以問琇琇奏曰千錢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

水路至京師所費三二百耳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

令運錢滉堅執以為不可及滉搃度支遂逞宿心累

誣奏琇至是而貶焉舊崔造傳曰造與元琇素厚罷

使之後以鹽鐵委之而韓滉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

德宗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其年秋

初江淮漕運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

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乃罷造知政事

貶琇雷州司戶鄴侯家傳曰時元琇判度支江淮進

米相次已入汴州而淄青及魏府蝗旱尤甚人皆相
 食李納無計欲束身入朝元琇迺支米十五萬石與
 之納軍遂濟三月入河運第一綱米三萬石自集津
 車般至三門十日而畢造入渭船亦成米至陝俄而
 度支牒至支充河中軍糧先公憂迫不知所為欲使
 人聞奏先令走馬與韓相謀之韓相報曰慎不可奏
 其判度支來在外勢不禁它反被它更鼓作言語待
 其今冬運畢當請朝觀此時面奏時蝗旱運路阻澀
 自四月初後有一日之內七奉手詔者皆為催米且
 言軍國糧儲自今月半後悉盡此米所藉公忠副朕
 憂屬星夜發遣以濟憂勤其旨如此而不知米皆被
 外支蓋琇及時宰忌韓相及先公運米功成而不為
 朝廷大計幾至再亂十月韓相以饋運功成請入朝
 及對見上大悅言無不從遂奏運事且言元琇支米
 與淄青河中臣在外與先公皆不敢奏上大驚即日
 貶琇為雷州司戶二說相違恐各有所私今但取其
 大以吏部侍郎班宏為戶部侍郎度支副使度徒洛
 吏。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翻

襲其背丙寅詔路元光及東牟牛兵馬使韓全義等

石州今永寧州
河西六胡州渭魯
麗合塞依契
六州時已併為有
州在河套西監州
雲今大同府
朔今朔州

張或
安王國寶同謝

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

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環古回翻吐從噉入聲將即亮翻又音如

字騎奇寄翻邠卑又音如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

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燧音遂石州昌化郡漢離

石地河曲六胡州時已為宥州蓋諸部酋長各以舊

州名帶刺史故於時猶有六胡州之名雲州雲中郡

本魏平城地朔州馬邑郡漢馬邑縣地降尹江翻工部侍郎張或李晟之

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慕容樞禮重樞過於或或

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為晟行軍司馬

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

言或於六翻晟成正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吐從噉入聲聞古莧翻離間之言見上延賞等

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朝直遙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

腫蘇軾有言木必先蠹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張延賞之讒聞亦因帝有忌晟之心而入之也為

于偽翻 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為僧上慰諭

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

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

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為兄弟因宴

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

延賞為相朝直遙翻見賢遍翻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

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射寅謝翻延賞不許晟謂人曰

此為宋將
兵之始

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胃中矣貯丁非

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張延

賞心事李晟蓋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

為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

將李希烈自建中初據淮西騎奇寄翻槍千羊翻將

即亮翻門槍奉國各分左右凡四將左右克平軍

則分十淮西少馬少詩精兵皆乘騾謂之騾軍騾力

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

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

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

注東北兵略引作
東南云自鄜州
東南道蒲趨陝
故清河若從同華
至陝則不必得河吳
靈寶在陝州西
學五里 陳河
南已清河也

太原倉附陝州
西城外
吳云太原倉在陝
州北

自鄜州叛歸渾瑊使其將白娑勒追之娑素和翻反為所

敗敗補邁翻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

防遏勿令濟河吳法超等自鄜州歸自鄜州即東北濟河下棧蓋道蒲趨陝若從同華至陝則不必濟河矣泌

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九域志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趣七喻翻

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陳讀泌乃命靈寶給其食淮

西兵亦不敢剽掠剽匹妙翻明日宿陝西七里陝西者陝州之西也

距城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人選士簡選其驍勇者分

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

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呼火勿遮道勿留行

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遮道留行賊必人自為戰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前者得脫

澗水即安陽溪水
導源石嶺區城
南於城西入河
吳云澗北在陝州南

山深寔谷在城東
南
長水縣在盧氏
縣北
吳云寔寔谷在陝
州東二嶺之谷名
又云長水今河南麻水
古角也

後者務進心不在戰此必所以制勝又遣虞侯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

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

百人夜出南門陳于澗北陳讀明日四鼓淮西兵起

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

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

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

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長水本隋弘農郡長淵縣

水五代志曰長淵縣後魏曰南陝西魏更今名唐志

長水縣屬洛州河南府宋白曰長水縣本漢盧氏縣

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已西沙渠谷已
東爲南陝縣廢帝改爲長淵縣以縣洛水長淵爲名
唐改長水九域志在府西二百四
十里燕於虔翻趣七喻翻下同
賊二日不食屢戰

永安縣在秦州東北

赤水鎮在秦州

素以視咸
通之廢
身如之何

雋州今寧遠府

皆敗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果帥

其眾大半趣長水帥讀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

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

泌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上命劉玄佐乘驛歸汴以

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

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復扶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

吳少誠以其少少詩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

泌為其誅叛卒也偽于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

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眾初雲

南王閻羅鳳陷雋州肅宗至德元載雋州陷獲西瀘

西漢風俗存存
今鄭回西
屬雋州本漢
都縣地江左
置宣化

西瀘縣在安南
遠府西昌縣西
南
吳之西瀘在今
甯遠府西昌縣
西

令鄭回西瀘縣屬雋州本漢邛都縣地江左置宣化郡隋廢郡置可泉縣天寶元年改曰西瀘

回相州人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迦求加翻

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捷

之及異牟尋為王大歷十四年異牟尋立見二百二十六卷以回為清平

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南詔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

猶唐宰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

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

常以雲南為前鋒賦歛重數斂力贍翻重數所角翻又奪其險

要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

自歸於唐說式芮翻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

雲南今仍曰雲南

尋以為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

臯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羣蠻求內

附臯奏今吐蕃弃好好呼到翻暴亂鹽夏夏戶雅翻宜因雲南

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八國生羌白狗君哥隣君董君清遠君咄霸君

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

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趨為南詔內附張本張延賞與

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言

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貶夔州刺史劉滋罷為左散騎

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渾同平章事韓滉性苛暴方為

上所任言無不從它相充位而已百吏救過不贍渾

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樞察為相不

滿歲而罷先相公謂滉父休也罷相事見今公又甚

焉柰何榜吏於省中榜音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

人臣所宜書洪範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滉愧為之少霽

威嚴偽為于翻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澣充入吐

蕃使 戊寅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轉運使

韓滉薨滉久在二浙大歷十四年滉觀察所辟僚佐

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

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並

謂並肩而坐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監古其人

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分浙江東西道為三

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武德四年以宣州之

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年州廢末泰元年復

分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治秋浦秋

浦漢石城縣地宣歙池三州屬江南東道唐初分十

道觀度使兼領宣歙饒三州其後罷領復領不一

自分二浙為三道而宣歙池三州屬江南東道各

置觀察使以領之上以果州刺史白志真為浙西觀

察使果州南充郡治南充縣建中四年十二月白志

復欲用為柳渾曰志真儉人儉利於上佞人也又不

可復用復扶又會渾疾不視事辛巳詔下用之渾疾

閒間如遂乞骸骨以言不不許甲申葬昭德皇后

靈州在靈州東
南夏州今
榆林府 鳴沙
今中衛在夏
夏府西南三百
六十里故言退屯
以引西也

吳云清水今秦
州清水也

石州今石州

于靖陵王后謚昭德靖陵在奉天縣東北十里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

李銛充入吐蕃使

銛思廉翻吐從職入聲

初吐蕃尚結贊得鹽

夏州各留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

去年冬吐蕃留兵戍鹽夏州鳴沙縣

屬靈州漢富平縣地宋白曰見後夏戶雅翻

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

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

晟成正翻燧音遂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

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

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

侵地

清水盟見二百二卷建中四年

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

屯石州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

為于偽翻以馬燧智略功名而信尚結贊

為之請使其切盟之謀獲遂則自損功名而智略不足

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

城原州與元
載揚炎策
同
原今西寧府
鄯今西寧府
渭今鞏昌府
吐蕃吐蕃蓋
空其地而不城
守也

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疆則入寇今深入塞

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

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

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

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頰熱俱入朝論

之混呼廣翻鄯以戰翻又音善洮土刀翻將即亮翻

日邪志作論莽會混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

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謂陝州欲與吐蕃和共

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已意計遂定史言馬燧張延延

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數所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

賞之自擇代者丁令力翻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

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帝敬

禮李晟謂之大臣之往也史言帝忌李晟因吐蕃請和將相有隙而奪其兵柄宜留朝廷朝

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侯邢君牙

樂壽人也樂壽本漢河間樂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十六里後魏移縣近古樂壽亭因改為樂

壽唐初屬瀛州永泰中度屬深州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練使

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勳上柱國封西平王餘悉罷

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好呼到翻余竊慕

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宜

晟歛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

何以爲臣叔度慙而退余謂李晟欲忠於君李叔及

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

朝直遥翻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

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宋白曰鳴沙縣屬靈州本漢

此置會州建德六年立鳴沙鎮隋文帝立環州以大

河環曲爲名仍立鳴沙縣屬焉此地人馬行沙有聲

異於餘沙其衆乏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責以

負約尚結贊白吐蕃破朱泚以武亭之功邀唐事見

泚且禮翻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

鹽夏守將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夏戶雅翻今

明公來欲踐修舊好言欲踐前言以修舊好一曰欲

呼到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

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言嘗與渾瑊共討朱泚知其忠信靈州

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

請使之主盟尚結贊欲因盟劫執二帥以取涇靈耳使疏吏翻觀古玩翻夏四月

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為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

尚結贊曰臚陵如翻復扶又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

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清水漢故縣唐屬秦州考異曰實錄崔

澣至自鳴沙傳尚結贊言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唯

命是聽君歸奏決定當以鹽夏相還又云清水之會

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及元帥已下凡

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

所知請令主此盟會涇原節度使李觀亦請同主之

通鑑二百二十二 貞元三年 二二

平涼府原州

上黎上黨從上極土

宋本正作土黎

樹與上文合

且近一經二緩急可

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遣侍中渾瑊
充會盟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按尚結
贊本怨渾瑊故欲劫而執之然則求瑊主且令先歸
盟乃吐蕃意非由唐出也今從鄴侯家傳

鹽夏二州今力丁翻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

為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副使司

封貞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宋奉朝宦

者也朝直遙翻下同已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

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

梨樹既盟而歸臨盟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

奏上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

新唐書地理志平涼西北五里有吐蕃會盟壇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

日... 吳少誠... 兵... 城... 欲... 相... 會... 通... 翻...

告之 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朝直 遙翻

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

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宋昱曹

濟奔長安 閏月己未韋臯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

時書東蠻跨地二千里勿鄧豐琶兩林各有大鬼 主為之長直那時勿鄧鬼主也苴子魚翻使

訶伺道達雲南訶羅正翻又火迴翻 訶伺刺探之人也 庚申大省州

縣官負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

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初韓滉薦

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

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疆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

問玄佐勞力到翻玄佐卧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

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

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史言張延賞妒

功疾能之罪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癸亥以荆南節度

使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

七州隸之。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

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

好呼到翻下同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

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

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

盟下補
於平涼三字

城表稱詔示之...
李太尉謂吐蕃和好

案次卷作

潘原在平涼府
東洛長靜寧
州

城表稱詔示之稱詔以渾城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

必不成李晟時加太尉故以稱之此渾侍中表也盟

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李晟洮州人長事王

忠嗣李抱玉皆有功名長知兩翻備諳虜情諳烏含翻所以論奏但

恥朝廷為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

瓌屯洛口朝直遙翻自古以來謂西戎為犬戎潘原

沒於吐蕃瓌古回翻洛口以為城援元光謂城曰潘

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

俱城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盟

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壕音

吳云潘原
今平涼府平
涼縣
又云洛口今
平涼府靜
寧州

柏泉即百泉
在平涼路北

也柵測 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

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騎奇寄

諭翻唐書地理志原州有百泉縣五代史志曰後魏翻趣遠

分平涼置長城郡及黃石縣隋大業初改黃石為百泉宋白曰時已沒蕃界尚結贊與城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

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

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更工衡翻覘丑城

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游騎貫穿唐軍穿

綃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城等皆不知入

幕易禮服禮服盟虜伐鼓三聲伐鼓擊大譟而至殺

宋奉朝等於幕中譟則龜翻城自幕後出偶得它馬

吳云柏泉
今平涼北

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

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

銜戶監翻過古禾翻死者數百人是後劉昌為涇原帥收聚劫盟將士

又古卧翻將即亮翻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為虜騎所

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

成陳以待之陳讀陣下同虜追騎愕眙眙丑吏翻驚視也瑊入元

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西馳者韓遊瓌所遣趨柏泉之軍也

元光以輜重資瑊重直用翻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

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

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

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

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直朝

遙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近鎮言邪

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倉猝之際不及遣中使明

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乎上欲出幸以

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

者復扶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

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齎詔遺尚結贊遺唯至吐

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

州原州自廣德初沒於吐蕃城邑墟矣故曰故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

故原州即固原州
特已陷於吐蕃
故稱故也

戒次戒威以獻贊...

械欲械城以獻贊普今失城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

姪弇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

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在河曲謂

馬燧時屯石州不度河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

得歸今當柰何拘其子孫命弇與宦官俱文珍渾瑊

將馬寧俱歸獨遣弇歸尚結贊雖有此言馬燧諱之

帝馬寧歸則必言之於渾瑊中外傳播燧分囚崔漢

不可得而掩也所以間燧者可謂巧矣

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馬燧

信尚結贊之言而為之請和既墮其計矣德宗又信
尚結贊之間而惡馬燧又墮其計焉然德宗但知惡
馬燧而不知惡張延
賞又何也惡烏路翻
六月丙戌以馬燧為司徒兼

河今何州
鄯今在寧夏府
廓今在寧夏府南
時皆陷于吐蕃吐
蕃西番也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

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惡烏路翻

去羌呂翻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

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

病不視事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河東都虞候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為

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燧日久馬燧初鎮河東即親任李

自良不欲代之為帥帥所類翻乃以為右龍武大將軍明日

自良入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分扶翻誠

為得禮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為河東節

度使卒子恤翻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

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

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韋臯

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趣讀曰促見賢遍翻下同

李泌初視事入政事堂視事也

壬寅與李晟

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為此

官卿自退

讓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

朕今用卿欲與卿有

約此亦帝猜忌發見之一端也

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

之為于偽翻

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

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

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

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

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

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

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

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乃惋烏恐中外之

變，不日復生也。復扶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

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

畫。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

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

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

奉朝請何樂如之

樂音洛

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

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

惋

貫翻樂音洛李泌不特欲使李晟馬燧無自疑之心亦以德宗猜忌開廣而言之耳

上曰朕始

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

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

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

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

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

吏部兵部主文武選凡奏擬此皆過門下省白司

奏抄侍中既審給事中讀之有違失則駁正

則有六押唐制中書舍人六員佐宰相判案同署至

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

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泌請復所減

州縣官是年閏月用張延賞之言大省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為

偽翻下誰為第為具為同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

負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

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

未當也當丁浪翻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

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真官停

命斷謂計其在官之日叙資然後隨所減負而傳其官又加以文武兩選授以正真官與其元所居官同

者類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

者不除府官

此必所謂冗官不減者因請減而不除

上皆從之乙卯詔

先所減官並復故

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

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

謂上自奉天幸山南時也

值霖雨道塗

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

考異曰鄴侯家傳及舊叔明

傳皆作昇今從實錄及舊蕭復傳

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

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著行滕釘

奚乘繩證翻著陟略翻滕當作滕徒登翻行滕以邪

革幅纏足膊腸詩采菽斜幅在下傳云幅偏也所以

自偏束也箋云邪幅如今行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
膝正義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釘鞵以皮為之外施
油蠟底著鐵釘更鞵上馬以至梁州更工衡翻它人
鞵音戶皆翻

案此與後昭宗及王建相

吳云郜國在今
曹州府城西北
東南

皆不得近近其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

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郜國肅宗之女

初嫁裴徽又嫁蕭昇唐制皇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密以白上上謂

李泌曰郜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泌薄必翻殆必

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

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為于偽翻泌曰必延賞也上

曰何以知之泌且為上言一人之隙言延賞與昇父叔明有隙且

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中竹仲翻而郜國乃

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

因請除昇它官勿令宿衛以遠嫌遠于願翻秋七月以昇

為詹事部國肅宗之女也 甲子割振武之綏銀二

州以右羽林將軍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帥神策之

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夏戶雅翻使疏

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

法以來兩稅事始見二百一十六卷建中元年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

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斂力

泚且禮翻又音此權率者拘權而敷率徵罰者吏民有

罪罰使納錢穀以免罪而如數徵之也凡此皆州鎮以

充軍資點募強壯以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

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

州之外悉輸京師令力丁翻留使者留以應本道節

度觀察使徵調留州者留以給本州

經用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

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重設賞格告者依格給賞而罪

其隱沒者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

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

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少始紹翻樂音洛急則競為

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

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負外郎元友直為河南

江淮南甸勘兩稅錢帛使度徒洛翻句音勾使疏吏翻初河隴既

沒於吐蕃代宗初年河隴陷沒吐從暎入聲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

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

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

仰牛向翻 臚陵如翻 鴻臚掌四夷之客有禮賓院府

縣謂京兆府及其所屬赤縣畿縣也

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

市肆不勝其弊

度徒洛翻 勝音升

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

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

舉者舉貸以取倍稱

之利也質者以物質錢計月而取其利也

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

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

訴之

政府謂相府也

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

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

朝直 遥翻

今當假道於

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

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

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

兩軍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或押牙散悉餘皆為卒

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

十萬緡市人皆喜免供億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

上復扶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

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為錢三百六

萬緡國家比遭饑亂比毗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

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柰何亟減戍卒

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

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

原會米本作原
蘭 卷曰原會
學收原蘭

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

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

藏惡繒染為綵纈藏徂浪翻惡繒積於庫藏年深以

之而後染色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因党項以市

元色餘則入染色矣其色斑爛謂之纈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

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種章勇翻分賜沿邊軍鎮募

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

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為于來春種禾亦如之關

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

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

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

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

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成卒因

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復扶又翻舊制成卒三

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

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成兵家口發赴邊鎮

者本貫為給長牒所過郡縣續食以至成所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

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帥所類翻更工衡翻亦喜聞矣喜許記翻不

過數番則成卒土著著直略翻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理治

也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

復更喜矣泌所謂復府兵之策當以責翻而或字處田用

復事矣

泌所謂復府兵之策當以積漸而成帝遽謂

其事非旦暮之可集也

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

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

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

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

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

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自李泌為相觀其處置天下事

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

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意然常持黃老鬼神說

故為人所譏余謂泌以智免信如史臣言矣然其縱橫大言持黃老鬼神說亦智也泌處肅代父子之間其論興復形勢言無不效及張李之間所以保右代宗者言無不行元載之讒疾卒能自免可謂智矣至

其與德宗論天下事若指諸掌以肅代之信泌而泌不肯為相以德宗之猜忌而泌夷然當之亦智也嗚呼仕而得君諫行言聽則致身宰輔宜也歷事三世潔身遠害筋力向衰乃方入政事堂與新貴人伍所謂經濟之略曷未能為肅代吐者盡為德宗吐之豈德宗之度弘於祖父邪泌蓋量而後入耳彼德宗之猜忌刻薄直如蕭姜謂之輕已賣直功如李馬忌而置之散地而泌也恣言無憚彼其心以泌為祖父舊人智略無方弘濟中興其敬信之也久矣泌之所以敢當相位者其自量亦審矣庸非智乎其持黃老鬼神說則子房欲從赤松游之故智也但子房功成後為之泌終始篤好之耳

元光姓名李元諒 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

肱翻

射寅謝翻薨呼

壬申賜駱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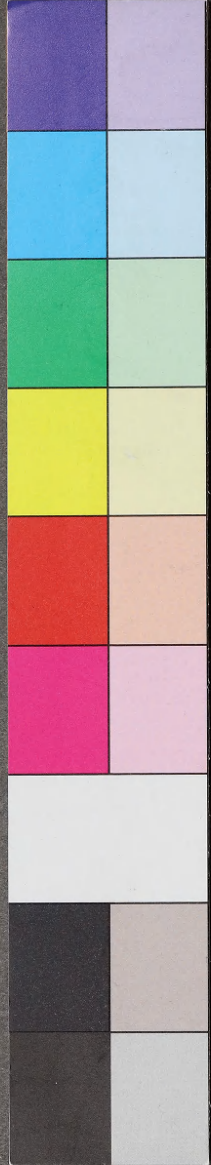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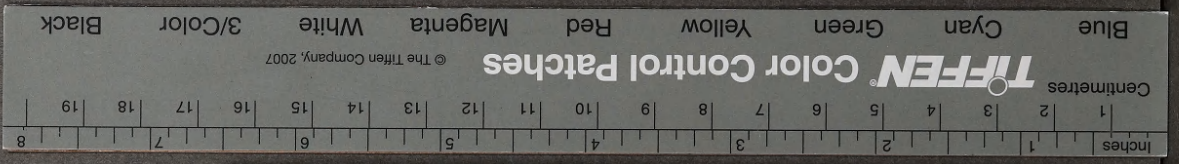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2132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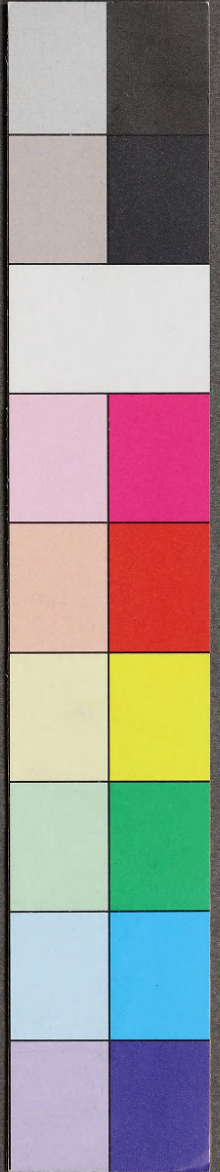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